

第五十四回

法性西來逢女國

心猿定計脫煙花

話說三藏師徒別了村舍人家，依路前進，不上三四十里，是那西梁國界。唐僧在馬上指道：『悟空，前面城池相近，市井上人語諠譁，想是西梁女國。汝等須要仔細，謹慎規矩，切休放蕩情懷，紊亂法門教旨。』三人聞言，謹遵嚴命。

言未盡，却至東關廂街口。那裏人都是長裙短襖，粉面油頭，不分老少，盡是婦女。正在兩街上做買賣，忽見他四衆來時，一齊都鼓掌呵呵，整容歡笑道：『人種來了！人種來了！』慌得那三藏勒馬難行，須臾間就塞滿街道，惟聞笑語。八戒口裏亂嚷道：『我是個臊豬！我是個臊豬！』行者道：『獸子，莫胡談，拿出舊嘴臉便是。』

八戒真個把頭搖上兩搖，豎起一雙蒲扇耳，扭動蓮蓬吊搭唇，發一聲喊，把那些婦女們

說得跌跌爬爬，有詩爲證：

聖僧拜佛到西梁，國內銜陰世少陽。農士工商皆女輩，漁樵耕牧盡紅妝。嬌娥滿

路呼人種，幼婦盈街接粉郎。不是悟能施醜相，煙花園困苦難當！

遂此衆皆恐懼，不敢上前。一個個都捻手搓腰，搖頭咬指，戰戰兢兢，排塞街旁路下，都看唐僧。孫大聖却也弄出醜相開路，沙僧也裝襲虎維持。八戒探着馬，掬着嘴，擺着耳朵。一行前進，又見那市井上房屋齊整，鋪面軒昂，一般有賣鹽賣米，酒肆茶房，鼓角樓臺，通貨殖，旗亭候館掛簾櫳。

師徒們轉灣抹角，忽見有一女官侍立街下，高聲叫道：「遠來的使客，不可擅入城門，請投館驛註名上簿，待下官執名奏駕，驗引放行。」三藏聞言下馬，觀看那衙門上有一扁，上書「迎陽驛」三字。長老道：「悟空，那村舍人家傳言是實，果有迎陽之驛。」沙僧笑道：「二哥，你却去「照胎泉」邊照照，看可有雙影。」八戒道：「莫弄我！我自喫了那盞兒落胎泉水，已此打下胎來了，還照他怎的？」三藏回頭吩咐道：「悟能，謹言！謹言！」遂上前與那女官作禮。

女官引路，請他們都進驛內，正廳坐下，即喚看茶。又見那手下人盡是三綰梳頭，兩截穿衣之類。你看他拿茶的也笑。

少頃，茶罷。女官欠身問曰：『使客何來？』行者道：『我等乃東土大唐王駕下欽差上西天拜佛求經者。我師父便是唐王御弟，號曰唐三藏。我乃他大徒弟孫悟空。這兩個是我師弟：豬悟能、沙悟淨。一行連馬五口，隨身有通關文牒，乞爲照驗放行。』那女官執筆寫罷，下來叩頭道：『老爺恕罪。下官乃迎陽驛驛丞，實不知上邦老爺，知當遠接。』拜畢起身，即令管事的安排飲饌。道：『爺爺們寬坐一時，待下官進城啓奏我王，倒換關文，打發領給，送老爺們西進。』三藏欣然而坐不題。

且說那驛丞整了衣冠，竟入城中，五鳳樓前，對黃門官道：『我是迎陽館驛丞，有事見駕。』黃門即時啓奏，降旨傳宣至殿，問曰：『驛丞有何事來奏？』驛丞道：『微臣在驛，接得東土大唐王御弟唐三藏，有三個徒弟名喚孫悟空、豬悟能、沙悟淨，連馬五口，欲上西天拜佛取經。特

來啓奏主公，可許他倒換關文放行？」

女王聞奏，滿心歡喜，對衆文武道：「寡人夜來夢見金屏生彩豔，玉鏡展光明，乃是今日之喜兆也。」衆女官擁拜丹墀道：「主公，怎見得是今日之喜兆？」女王道：「東土男人，乃唐朝御弟，我國中自混沌開闢之時，累代帝王，更不曾見個男人至此；幸今唐王御弟下降，想是天賜來的。寡人以一國之富，願招御弟爲王，我願爲后，與他陰陽配合，生子生孫，永傳帝業，却不是今日之喜兆也？」

衆女官拜舞稱揚，無不歡悅。驛丞又奏道：「主公之論，乃萬代傳家之好，但只是御弟三徒兇惡，不成相貌。」女王道：「卿見御弟怎生模樣？他徒弟怎生兇醜？」驛丞道：「御弟相貌堂堂，丰姿英俊，誠是天朝上國之男兒，南瞻中華之人物。那三徒却是形容獐惡，相貌如精。」女王道：「既如此，把他徒弟與他領給，倒換關文，打發他往西天，只留下御弟，有何不可？」衆官拜奏道：「主公之言極當，臣等欽此欽遵。但只是匹配之事，無媒不可。自古道：『姻緣配合憑紅葉，月老夫妻繫赤繩。』」女王道：「依卿所奏，就着當駕太師作媒，迎驛驛丞主

婚，先去驛中與御弟求親。待他許可，寡人却擺駕出城迎接。」那太師驛丞領旨出朝。

却說三藏師徒們在驛廳上正享齋飯，只見外面人報：「當駕太師與我們本官老姆來了。」三藏道：「太師來却是何意？」八戒道：「怕是女王請我們也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是相請，就是說親。」三藏道：「悟空，假如不放，強逼成親，却怎麼是好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只管允他，老孫自有處治。」

說不了，二女官早至，對長老下拜。長老一一還禮道：「貧僧出家人，有何德能，敢勞大人下拜？」那太師見長老相貌軒昂，心中暗喜道：「我國中實有造化！這個男子，却也做得我王之夫。」二官拜畢，起來侍立左右，道：「御弟爺爺，萬千之喜了！」三藏道：「我出家人，喜從何來？」

太師躬身道：「此處乃西梁女國，國中自來沒個男子。今幸御弟爺爺降臨，臣奉我王旨意，特來求親。」三藏道：「善哉善哉！我貧僧隻身來到貴地，又無兒女相隨，止有頑徒三個，不

知大人求的是那個親事？驛丞道：『下官纔進朝啓奏，我王十分歡喜道，夜來得一吉夢，夢見金屏生彩豔，玉鏡展光明。知御弟乃中華上國男兒，我王願以一國之富，招贅御弟爺爺爲夫，坐南面稱孤，我王願爲帝后，傳旨着太師作媒，下官主婚，故此特來求這親事也。』

三藏聞言，低頭不語。太師道：『大丈夫遇時，不可錯過。似此招贅之事，天下雖有託國之富，世上實稀。請御弟速允，庶好回奏。』長老越加痴癡。八戒在旁掬着碓挺嘴，叫道：『太師，你去上覆國王：我師父乃久修得道的羅漢，決不愛你託國之富，也不愛你傾國之容；快些兒倒換關文，打發他往西去，留我在此招贅，如何？』

太師聞說，膽戰心驚，不敢回話。驛丞道：『你雖是個男身，但只形容醜陋，不中我王之意。』八戒笑道：『你甚不通變。常言道：「粗柳簸箕細柳斗，世上誰見男兒醜。」』行者道：『獸子，勿得胡談，任師父尊意。可行則行，可止則止。莫要擔開了媒妁工夫。』三藏道：『悟空，憑你怎麼說好。』行者道：『依老孫說，你在這裏也好。自古道，「千里姻緣着線牽」哩。那裏再有這般相應處？』

三藏道：『徒弟，我們在這裏貪圖富貴，誰去西天取經？却不望壞了我大唐之帝主也！』
太師道：『御弟在上，微臣不敢隱言。我王旨意，原只教求御弟爲親，教你三位徒弟赴了會親筵宴，發付領給，倒換關文，往西天取經去哩。』行者道：『太師說得有理。我等不必作難，情願留下師父與你主爲夫。快換關文，打發我們西去。待取經回來，好到此拜爺娘，討盤纏，回大唐也。』

那太師與驛丞對行者作禮道：『多謝老師玉成之恩！』八戒道：『太師，切莫要一口裏擺菜碟兒。』既然我們許諾，且教你主先安排一席，與我們喫鍾肯酒，如何？』太師道：『有，有，有，就教擺設筵宴來也。』那驛丞與天師，歡天喜地，回奏女主不題。

却說唐長老一把扯住行者，罵道：『你這猴頭，弄殺我也！怎麼說出這般話來，教我在此招婚，你們西天拜佛？我就死也不敢如此！』行者道：『師父放心。老孫豈不知你性情？但只是到此地，遇此人，不得不將計就計。』三藏道：『怎麼叫做將計就計？』行者道：『你若使住法』

兒不允他，他便不肯倒換關文，不放我們走路。倘或意惡心毒，喝令多人，割了你肉，做甚麼香袋啊！我等豈有善報？一定要使出降魔蕩怪的神通。你知我們的手腳又重，器械又兇，但動動手兒，這一國的人，盡打殺了。他雖然阻當我等，却不是怪物妖精，還是一國人身；你又平素是個好善慈悲的人，在路上，一靈不損；若打殺無限的平人，你心何忍？誠爲不善了也。」

三藏聽說，道：「悟空，此論最善。但恐女主招我進去，要行夫婦之禮，我怎肯喪元陽，敗壞了佛家德行？走真精，墜落了本教人身？」行者道：「今日準了親事，他一定以皇帝禮，擺駕出城接你；你更不要推辭，就坐他鳳輦龍車，登寶殿，面南坐下，問女王取出御寶印信來，宣我們兄弟進朝，把通關文牒用了印，再請女王寫個手字花押，僉押了，交付與我們。一壁廂教擺筵宴，就當與女王會喜，就與我們送行。待筵宴已畢，再叫排駕，只說送我們三人出城，回來與女王配合。哄得他君臣歡悅，更無阻攔之心，亦不起毒惡之念，却待送出城外，你下了龍車鳳輦，教沙僧伺候左右，伏侍你騎上白馬，老孫却使個定身法兒，教他君臣人等皆不能動，我們順大路只管西行。行得一晝夜，我却念個咒，解了術法，還教他君臣們甦醒回城。一則不傷了他。」

的性命，二來不損了你的元神。——這叫做「假親脫網」之計，豈非一舉兩全之美也？」

三藏聞言，如醉方醒，似夢初覺，樂以忘憂，稱謝不盡，道：「深感賢徒高見！」四衆同心合意，正自商量不題。

却說那太師與驛丞，不等宣詔，直入朝門白玉階前，奏道：「主公佳夢最准，魚水之歡就矣。」女王聞奏，捲珠簾，下龍牀，啟櫻唇，露銀齒，笑盈盈嬌聲問曰：「賢卿見御弟，怎麼說來？」太師道：「臣等到驛，拜見御弟畢，即備言求親之事。御弟還有推托之辭，幸虧他大徒弟慨然見允，願留他師父與我王爲夫，面南稱帝，只教先倒換關文，打發他三人西去，取得經回，却到此拜認爺娘，討盤費回大唐也。」女王笑道：「御弟再有何說？」太師奏道：「御弟不言，願配我主，只是他那二徒弟，先要吃席肯酒。」

女王聞言，即傳旨，教光祿寺排宴；一壁廂排大駕，出城迎接夫君。衆女官即欽遵王命，打掃宮殿，鋪設庭臺。一班兒擺宴的，火速安排；一班兒擺駕的，流星整備。你看那西梁國雖是婦

女之邦，那變與不亞中華之盛。但見——

六龍噴彩，雙鳳生祥。六龍噴彩扶車出，雙鳳生祥駕輦來。馥郁異香藹，氤氳瑞氣開。金魚玉佩多官擁，寶髻雲鬟衆女排。鴛鴦掌扇遮雙駕，翡翠珠簾影鳳釵。笙歌音美，絃管聲諧。一片歡情沖碧漢，無邊喜氣出靈臺。三簷羅蓋搖天宇，五色旌旗映御階。此地來無合卷，女王今日配男才。

不多時，大駕出城，早到迎陽館驛。忽有人報三藏師徒道：『駕到了。』三藏聞言，即與三徒，整衣出廳迎駕。女王捲簾下輦道：『那一位是唐朝御弟？』太師指道：『那欄衣者便是。』女王閃鳳目，簇蛾眉，仔細觀看，果然一表非凡。你看他——

丰姿英偉，相貌軒昂。齒白如銀砌，唇紅口四方。頂平額闊，天倉滿；目秀眉清，地閣長。兩耳有輪真傑士，一身不俗是才郎。好個妙齡聰俊風流子，堪配西梁窈窕娘。

女王看到那心歡意美之處，不覺淫情汲汲，愛慾恣恣，展放櫻桃小口，呼道：『大唐御弟，還來不來占鳳乘鸞也？』三藏聞言，耳紅面赤，羞答答不敢抬頭。猪八戒在旁，掬着嘴，錫眼觀看。

那女王，却也嫵娜。真個——

眉如翠羽，肌似羊脂。臉襯桃花瓣，鬢堆金鳳絲。秋波湛湛妖嬈態，春筍纖纖嬌媚姿。斜軀紅綃飄彩艷，高簪珠翠顯光輝。說甚麼？昭君美貌？果然是賽過西施。柳腰微展鳴金珮，蓮步輕移動玉肢。月裏嫦娥難到此，九天仙子怎如斯？宮妝巧樣非

凡類，誠然王母降瑤池。

那獸子看到好處，忍不住口嘴流涎，心頭亂撞；一時間骨軟筋麻，好便似雪獅子向火，不覺的都化去也。只見那女王走近前來，一把扯住三藏，悄語嬌聲，叫道：『御弟哥哥，請上龍車，和我同上金鑾寶殿，匹配夫婦去來。』這長老戰兢兢立站不住，似醉如痴。行者在側，教道：『師父不必太謙，請共師娘上轎。快快倒換關文，等我們取經去罷。』

長老不敢回言，把行者抹了兩抹，止不住落下淚來。行者道：『師父切莫煩惱。這般富貴，不受用，還待怎麼哩？』三藏沒及奈何，只得依從，揩了眼淚，強整歡容，移指近前，與女王——同携素手，共坐龍車。那女王喜孜孜欲配夫妻，這長老憂惶惶只思拜佛。一個要

洞房花燭交鴛侶，一個要西宇靈山見世尊。女帝真情，聖僧假意。女帝真情，指望和諸同到老；聖僧假意，牢藏情意養元神。一個喜見男身，恨不得白晝並頭諸伉儷；一個怕逢女色，只思量即時脫網上雷音。二人和會同登輦，豈料唐僧各有心？

那些文武官，見主公與長老同登鳳輦，並肩而坐，一個個眉花眼笑，撥轉儀從，俱入城中。孫大聖纔教沙僧挑着行李，牽着白馬，隨大駕後邊同行。猪八戒往前亂跑，先到五鳳樓前，嚷道：『好自在，好現成呀！這個弄不成！這個弄不成！吃了喜酒進親纔是！』說得些執儀從引導的女官，一個個回至駕邊，道：『主公，那一個長嘴大耳的在五鳳樓前嚷道，要喜酒吃哩。』

女主聞奏，與長老倚香肩，偎並桃腮，開檀口，悄聲叫道：『御弟哥哥，長嘴大耳的是你那個高徒？』三藏道：『是我第二個徒弟。他生得食腸寬大，一生要圖口肥；須是先安排些酒食與他吃了，方可行事。』女主急問：『光祿寺安排筵宴，完否？』女官奏道：『已設葷素兩樣在東閣上哩。』女王又問：『怎麼兩樣？』女官奏道：『臣恐唐朝御弟與高徒等平素吃齋，故有葷素兩樣。』女王却又笑吟吟，偃着長老的香腮道：『御弟哥哥，你吃葷吃素？』三藏道：『貧

僧喫素，但是未曾戒酒。須得幾杯素酒，與我二徒弟喫些。」

說未了，太師啓奏：「請赴東閣會宴。今宵吉日良辰，就可與御弟爺爺成親。明日天開黃道，請御弟爺爺登寶殿，面南，改年號即位。」女王大喜，即與長老携手相挽，下了龍車，共入端門裏。但見那——

風飄仙樂下樓臺，闔闔中間翠輦來。鳳闕大開光藹藹，皇宮不閉錦排排。麟殿內爐煙裊，孔雀屏邊房影迴。亭閣崢嶸如上國，玉堂金馬更奇哉。

既至東閣之下，又聞得一派笙歌聲韻美，又見兩行紅粉貌嬌嬌。正中堂排設兩般盛宴：左邊上首是素筵，右邊上首是葷筵。下兩路盡是單席。那女王歛袍袖，十指尖尖，奉着玉杯，便來安席。行者近前道：「我師徒都是喫素。先請師父坐了左手素席，轉下三席，分左右，我兄弟們好坐。」太師喜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師徒如父子，也不可並肩。衆女官連忙調了席面。女王一一傳杯，安了他弟兄三位。行者又與唐僧丟個眼色，教師父回禮。三藏下來，却也擎玉杯，與女王安席。那些文武官，朝上拜謝了皇恩，各依品從，分坐兩邊，纔住了音樂請酒。

那八戒那管好歹，放開肚子，只情喫起；也不管甚麼玉屑米飯，蒸餅糖糕，麝菇，香蕈，笋芽，木耳，黃花菜，石花菜，紫菜，蔓菁，芋頭，蘿菔，山藥，黃精，一骨辣噏了個罄盡；喝了五七杯酒，口裏嚷道：『看添換來！拿大觥來再喫幾觥，各人幹事去。』沙僧問道：『好筵席不喫，還要幹甚事？』

獸子笑道：『古人云：「造弓的造弓，造箭的造箭。」我們如今招的招，嫁的嫁，娶經的還去取經，走路的還去走路，莫只管貪杯誤事。快早兒打發關文，正是將軍不下馬，各自奔前程。』

女王聞說，即命取大杯來。近侍官連忙取幾個鸚鵡杯，鸕鷀杓，金叵羅，銀鑿落，玻璃盞，水晶盆，蓬萊碗，琥珀鐘，滿斟玉液，連注瓊漿。果然都各飲一巡。三藏欠身而起，對女王合掌道：『陛下，多蒙盛設，酒已穀了。請登寶殿，倒換關文，趕天早送他三人出城罷。』女王依言，携着長老，散了筵宴，上金鑾寶殿，即讓長老即位。三藏道：『不可！不可！適太師言過，明日天開黃道，貧僧纔敢即位稱孤。今日即印關文，打發他去也。』女王依言，仍坐了龍牀，即取金交椅一張，放在龍牀左手，請唐僧坐了，叫徒弟們拿上通關文牒來。

大聖便教沙僧解開包袱，取出關文。大聖將關文雙手捧上。那女王細看一番，上有大唐

皇帝寶印九顆，下有寶象國印，烏雞國印，車遲國印。女王看罷，嬌滴滴笑語道：『御弟哥哥又姓陳？』三藏道：『俗家姓陳，法名玄奘。因我唐王聖恩認爲御弟，賜姓我爲唐也。』女王道：『關文上如何沒有高徒之名？』三藏道：『三個頑徒，不是我唐朝人物。』女王道：『既不是你唐朝人物，爲何肯隨你來？』三藏道：『大的個徒弟，乃是東勝神州傲來國人氏；第二個乃西牛賀洲烏斯莊人氏；第三個乃流沙河人氏。他三人都因罪犯天條，南海觀世音菩薩解脫他苦，乘善皈依，將功折罪，情願保護我上西天取經。皆是途中收得，故此未註法名在牒。』女王道：『我與你添註法名，好麼？』三藏道：『但憑陛下尊意。』

女王卽令取墨筆來，濃磨香翰，飽潤香毫，牒文之後，寫上孫悟空，豬悟能，沙悟淨，三人名諱，却纔取出御印，端端正正印了；又畫個手字花押，傳將下去。孫大聖接了，敘沙僧包裹停當。那女王又賜出碎金散銀一盤，下龍牀，遽與行者道：『你三人將此權爲路費，早上西天待汝等取經回來，寡人還有重謝。』行者道：『我們出家人，不受金銀，途中自有乞化之處。』女王見他不受，又取出綾錦十疋，對行者道：『汝等行色匆匆，裁製不及，將此路上做件衣服遮寒。』

行者道：『出家人穿不得綾錦，自有護體布衣。』女王見他不受教，『取御米三升，在路權爲一飯。』

八戒聽說個「飯」字，便就接了，揹在包袱之間。行者道：『兄弟，行李見今沉重，且倒有氣力挑米？』八戒笑道：『你那裏知道？米好的是個日消貨。只消一頓飯，就了帳也。』遂此合掌謝恩。三藏道：『敢煩陛下相同貧僧送他三人出城，待我囑付他們幾句，教他好生西去，我却回來與陛下永受榮華，無掛無牽，方可會鸞交鳳友也。』女王不知是計，便傳旨擺駕，與三藏並倚香肩，同登鳳輦，出西城而去。滿城中都蓋添淨水，爐降真香。一則看女王變駕，二來看御弟男身。沒老沒少，盡是粉容嬌面，綠鬢雲鬟之輩。

不多時，大駕出城，到西關之外。行者、八戒、沙僧，同心合意，結束整齊，竟迎着鑾輿，厲聲高叫道：『那女王不必遠送，我等就此拜別。』長老慢下龍車，對女王拱手道：『陛下請回，讓貧僧取經去也。』女王聞言，大驚失色，扯住唐僧道：『御弟哥哥，我願將一國之富，招你爲夫，明日高登寶位，卽位稱君，我願爲君之后，喜筵通皆喫了，如何却又變卦？』